

相忘于“等待”

——论诗歌《等待》中的现代性孤独

□ 王晓波

在《星星·诗歌原创》杂志2026年第1期(上旬刊)读到诗人吴小攀的诗歌《等待》。这是一首关于“剥离”的诗。诗人剥离了社会的喧嚣,剥离了人际的羁绊,将“等待”这一日常行为,升华为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。全诗如下:

一直在等
等待的这一刻
等那列火车

不必左顾右盼
不必在意别人脸色
除了时不时瞟一眼电子屏幕上滚动的预告
没有什么值得你在意
当然,也没有人在意你

这样多好
相忘于江湖

吴小攀的这首《等待》,以极其简练的笔触勾勒出一个现代人最熟悉的陌生场景:火车站候车厅。诗的开篇如同电影的长镜头,定格在“等待的这一刻/等那列火车”。这列火车既是实指,也是虚指——它指向目的地,也指向时间的流动。

诗歌的核心张力在于“看”与“被看”的消解。诗人写道:“不必左顾右盼/不必在意别人脸色”。在熙熙攘攘的公共空间,这无疑是一种反常的心理状态。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《他者的消失》中曾指出,现代社会充斥着过度的“他者”凝视,导致自我的异化。而这首诗中的等待者,恰恰通过“不在意”解构了这种凝视。他唯一的动作是“时不时瞟一眼电子屏幕上滚动的预告”——这是现代人与世界的连接点,冰冷、数字化的预告取代了过往人与人之间的寒暄。

最精彩的部分在于结尾的转折:“当然,也没有人在意你”。这两句看似冷清,实则通透。它打破了现代人渴求关注的焦虑,道出了“互不干扰”才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与自由。当意识到自己并非世界的中心,当发现他人的目光并未停留在自己身上时,一种巨大的自由感油然而生。这正是庄子“相忘于江湖”的现代演绎。正如庄子所言:“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濡以沫,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在拥挤的车站,与其在拥挤中互相干扰,不如保持礼貌的疏离。“这样多好/相忘于江湖”这种“相忘”不是冷漠,而是一种豁达的解脱。

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都市生活中的这种悖论:极度的拥挤带来了极度的孤独,而这种孤独恰恰成了个体最后的庇护所。正如波兰诗人辛波斯卡所说:“我偏爱例外。”这首诗写的就是等待中的“例外”——在所有人都焦急、烦躁、互相打量的地方,诗人找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,享受着“没有人看你”的奢侈。整首诗短小精悍,在平淡的叙述中藏着一种冷峻的温情,读来让人在喧嚣尘世中获得片刻的喘息与释然。

《等待》以古典的哲思包裹现代的情绪,用最朴素的候车厅场景,写出了后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本质:我们同在,但我们互不相欠;我们等待同一列火车,但我们各自走向各自的江湖。

搏浪少年淬水生

——读陈华清长篇小说《夺冠》

□ 叶心仪 姚国军

搏浪追梦的教育意义

在儿童文学作品中,小主人公的成长过程是核心线索。《夺冠》以细腻的笔法描述出少年在追梦路上的迷茫,挣扎与蜕变。何丽红是无数跳水运动员的化身和缩影。其成长故事具有强烈的典型性,体现了跳水少年逐梦的艰辛历程。何丽红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,虽出生于水乡却因小时候差点溺水而害怕水;站在跳水台上因恐高不敢跳;因父亲出事想要照顾父亲,为家里节省负担而想要离开和放弃,最终通过日复一日的努力成为奥运赛场上的冠军。她走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挫折与考验。作者没有塑造完美的“跳水天才”,而是展现了她的真实成长经历。五米跳台上颤抖的双腿、训练后布满伤痕的膝盖,这些细节让人物的形象立体鲜活,也让读者能从她身上看到少年追梦人“上下求索”的影子。

在小说里,除了夺得奥运冠军的何丽红,还有何海霞、赵晓峰。可以说,何丽红走上跳水这条道路,离不开何海霞的鼓励。何海霞虽然天赋很高、训练刻苦,最终却因青春期身体发育过快而与冠军失之交臂,最终只能回到省队。赵晓峰本是黑马选手,却因在一次训练中身体受伤,最终与奥运比赛遗憾错过。他们都付出了超常的努力,虽没能夺冠,却不意味着他们失败。作家通过《夺冠》传递出背后的成长教育意义:夺冠不是唯一的目标,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意志的磨炼和内在的成长。无论是夺冠者还是未夺冠者,其奋斗过程都值得肯定。真正的教育意义,不在于最后的结果,而是过程中的收获。

不论是严教授对何丽红的严格教导,还是奶奶对何丽红

的温暖鼓励,抑或是乡村老师对何丽红的支持鼓励,这些人不求回报的奉献都成为何丽红成长路上的坚实力量。何丽红的蜕变既源于家人师友的外在激励,也源于她内在的韧性和不屈的精神。在每一次的挫折面前,她最终都选择了坚持。面对高强度的训练,她更是给自己上强度,对自己要求极高,正是对自己的超高要求与坚韧的品格让她最终夺得奥运冠军。

强国我有我的民族精神

《夺冠》的深刻之处,更在于将少年的个人梦想与家国情怀联系在一起,凸显新时代体育健儿的爱国精神和国家对体育事业的鼎力支持。这种将个人梦想与国家情怀结合在一起叙事,让作品的思想更加深刻。主人公何丽红想要放弃跳水回家照顾父亲时,乡村振兴团队帮助何丽红父亲申请医疗救助,帮她解决了日常生活的开支问题。有了这笔资助,何丽红最终坚持了跳水事业,为后面夺得奥运冠军提供了保障。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,体现了新时代国家对人民、对人才的重视与支持。

而何丽红也不负众望,在取得了奥运冠军之后,将自己的奖金用于乡村的建设工作,捐建了“冠军之路”,为更多有梦想的孩子提供“走向远方”的机会,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无私奉献、回报社会、担当时代责任的爱国精神。

《夺冠》是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励志主题儿童文学作品。既紧扣时代重大主题,又展现广东特色,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“强国叙事”的广东典范,有利于启迪少年淬赤子之心,立心中之志,圆国家之梦。

小说连载

21

网恋

■ 叶进雄

同某种蛰伏的巨兽。

就是这个地方。这个每月200元租金就能得到且深藏在污糟小巷里鲜有人知的角落,是他们能找到的最“理想”的巢穴。隐蔽、廉价,脏乱到让人根本不愿多看一眼,却也方便他们避开旁人眼目。

楼门没锁,吱呀一声被推开,里面扑面而来的是另一种浓郁的、甜腻而浑浊的气息——廉价香烟、隔夜酒精、发霉布料,还有纵情过后难以消散的体液的味道,顽固地嵌在墙壁、地面和每一件肮脏的家具纹理里。客厅里光线极其昏暗,只有墙角一盏暗红色的劣质壁灯亮着,像凝固的血块,勉强勾勒出轮廓。沙发套是污迹斑斑的土黄色绒布,几处裂开的口子翻出里面发黄的海绵。地上随意扔着喝空的啤酒罐和包装袋。唯一显眼的是墙角高处钉着的一个白色塑料疙瘩,正对着沙发的方向,不起眼地粘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弱红光,在血色灯影里,像一只潜藏在阴影中的独眼,冰冷地审视着下方混乱的一切。

“宝贝儿!”一个带着急切和喘息的声音从卧室门口响起。小马只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沙滩裤,赤裸的上身在昏暗光线下泛着油光。他头发湿漉漉地搭在额前,眼神里没了往常刻意装出的温柔,只剩下一种赤裸的、燃烧的饥饿。他几步冲过来,身上还带着刚洗完澡没擦干的水汽,一把将失魂落魄的徐薇狠狠揉进怀里。力道太大,撞得徐薇肋骨生疼。

“轻点!弄疼我了!”徐薇低呼一声,身体下意识想挣脱那股蛮力。

“想死我了!”他的声音闷在她的颈窝,滚烫的嘴唇像兽类噬咬一样胡乱地落在她的脸颊、耳朵、脖颈上,手更急不可耐地在她背上、臀上用力地揉搓。“……那个狗杂碎黄毛没怎么着你吧?他敢动你我就……”他含糊地骂着,动作却毫不停滞。

“猴急什么,昨天才……”徐薇想推开他,给自己喘口气的空间,话里带着一丝无力的抗拒,但身体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,竟也反常地渴望着这种能短暂麻痹感官的粗

暴接触。她需要的是忘掉黄毛那张脸,那致命的威胁,哪怕只有一瞬间。

小马并不理会她的话,双手更加用力地箍紧她,像要将她揉进自己身体里,同时摸索着要去撕扯徐薇薄薄的外套扣子。

她被半推半抱地按倒在那张同样脏污不堪的沙发上,陈旧弹簧发出一连串不堪重负的呻吟。小马滚烫沉重的身体重重压下来,沙发里那经年积累的腐朽气味和体液浸染的气息瞬间将她包围、吞噬。她闭上眼,放弃抵抗,任凭他的动作愈加粗鲁狂野,任凭那刺鼻的气味、剧烈的晃动和身体的钝痛将意识搅成一团浓稠绝望的浆糊。头顶墙角处,那点细微到几乎无法觉察的红光,在暗红的灯影里无声地记录着沙发上的每一次疯狂的扭动,每一声压抑的喘息。

不知过了多久,仿佛时间在闷热和粘腻中彻底停滞、凝固。小马终于发出一声嘶哑的低吼,像被抽空了骨头,猛地从徐薇身上滚落到沙发另一侧,大口喘着粗气,汗水顺着肌肉的沟壑向下流淌。徐薇依旧闭着眼躺在那里,像一具被海浪冲上岸的、失去了生命的鱼。皮肤暴露在潮湿阴冷的空气里,激起一片冰冷的鸡皮疙瘩。

第十章 芭蕉巷36号

徐薇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芭蕉巷的。那条粘稠的、饱含黄毛恶臭呼吸的巷子记忆尚未褪去,双腿却如同植入了新的指令,僵硬又机械地拖着她,走向西边,走向另一个深渊的入口。雨彻底停了,空气里的潮气却越发凝滞厚重,沉甸甸地压在胸口。路灯隔着很远才有一盏,光线昏黄疲软,将两侧低矮房屋的轮廓在墙上投射出巨大扭曲的阴影。这里太静了,静得能听到自己血液奔涌的嘈杂噪音,仿佛无数细微的虫豸在血管里啃噬尖叫。

芭蕉巷36号就在巷子中段,一栋孤零零的两层小破楼,被两旁更为破败的低矮平房挤压着,像一座沉没前最后的孤岛。院门早已朽坏,歪斜地半开着。踏进去,一股混杂着植物腐烂、陈旧水泥和廉价香水的浑浊气味扑面而来,几乎让她作呕。院子里胡乱种着几株芭蕉,宽大的叶片在幽暗中呈现出一种死尸般的青绿,边角早已枯黄卷曲,挂着沉重的水珠,偶尔滴落,“嗒”的一声,在这死寂中格外惊心。院墙斑驳,角落里堆着不知何年何月的破烂杂物,黑黢黢一团,如